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

上册

周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

下 册

周 扬 译
谢 素 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ЛЕВ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和
Louise and Aymer Maude 的
两种英译本译出。作者像系列宾所
作。

安娜·卡列尼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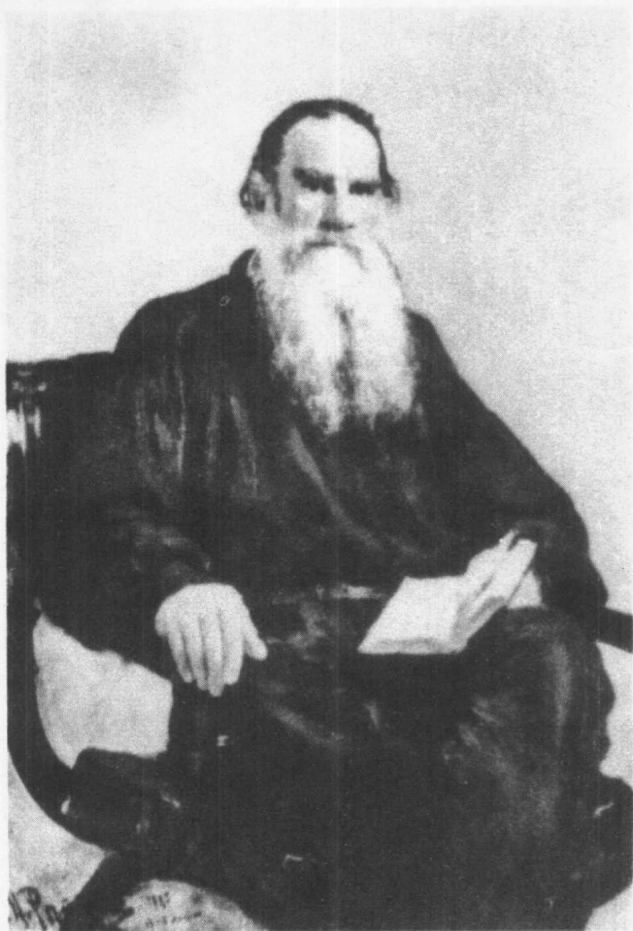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4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8 $\frac{7}{8}$ 插页 5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陕西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95 定价 2.90 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即一八六一到一九〇五年之间进行的。这也正是从旧的宗法制俄国的崩溃到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时期。

一八六二年农奴制改革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在农民问题上，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尔斯泰的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六十年代，他在作品中还想掩盖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七十年代，他开始向宗法制农民思想体系转变；到了九十年代，他终于同他出身的阶级决裂，转移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评」，「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但又「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安娜·卡列尼娜》写于一八七三—一八七七年，以鲜明而典型的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生活。农奴制改革后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当时的科学和哲学问题、艺术问题，历史和政治事件，某些政府措施以及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一切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这部作品里。书中的主人公列文说：「现在在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一文里引用了列文这段话，并且说：「对于一八六一—一九〇五年这个

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因此，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描写俄国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且探讨解决途径的文学作品。

这部书中描写了一个青年贵妇人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她憧憬幸福，最后被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的道德压力扼杀。通过安娜的悲剧，作者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思想道德的堕落。但作者也谴责安娜为了个人感情而破坏了家庭。另外，在吉提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则又宣传妇女应该做母亲和家庭维护者的主张。总之，托尔斯泰认为妇女应置身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这种思想和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倡妇女解放、参加社会斗争的思想相比，显然是保守和倒退的。

这本书值得重视之处，是描写了俄国各种贵族面临资本主义发展时的情绪和态度。在托尔斯泰笔下，列文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的一个优秀代表。列文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不愿意放弃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权力。但是在商人无情地迫使地主破产的情况下，列文又没有力量保护宗法制的农业制度。他只能梦想着用「不流血的革命」方法，努力减少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位差别，以此达到精神上的充分满足。托尔斯泰通过列文的农业改革和思想探索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可是，俄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不但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显示出托尔斯泰的卓越的艺术技巧。书中对于社会生活、人物形象和心理状态、自然景色的大量的描绘，至今仍有可供文艺创作借鉴的价值。

编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此句出自聖經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十九節，全節爲：『親愛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常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爲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奧布浪斯基家裏，一切都混亂了。妻子發覺了丈夫和他們家從前的一個法國女家庭教師有曖昧關係，她向丈夫聲言她不能和他再在一個屋子裏住下去了。這樣的狀態已經繼續了三天，不祇是夫妻兩個，就是他們整個的家庭和僕人都爲此感到痛苦。家裏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住在一起沒有意思，而且覺得就是在任何客店裏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們，奧布浪斯基的整個家庭和僕人情投意合些。妻子沒有離開自己的房間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們像失了管教一樣在家裏到處亂跑；英國女家庭教師和女管家吵了架，寫了信給朋友，請替她找一個新的位置；廚師昨天恰好在晚餐時走掉了，廚娘和馬車夫辭了工。

在吵架後第三天，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奧布浪斯基公爵——他在交際場裏是叫司梯瓦的——在照例的時間，早晨八點鐘醒來，不在他妻子的寢室，却在他的書房的鞞皮沙發上。他在有彈性的沙發上把他的肥胖的，養得很好的身體翻轉，好像他要再睡一大覺似的，他使勁抱住一個枕頭，把他的臉緊緊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來，坐在沙發上，張開眼睛。

『哦，哦，怎麼回事？』他想，重溫着他的夢境。『怎麼回事，對啦！亞拉賓在達姆斯塔特』

請客；不，不是達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國的甚麼地方。不錯，達姆斯塔特是在美國。不錯，亞拉賓在玻璃桌上請客，在座的人都唱 *Il mio tesoro*，但也不是 *Il mio 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還有種小酒瓶，那就是女人，」他回想着。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睛快樂地閃耀着，他帶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極了。有味的事情還多得很，可惜醒了說不出來，連意思都表達不出來。」而後看到了從一幅羅紗窗帷的邊上射入的一線日光，他愉快地把他的腳沿着沙發邊伸下去，用腳去搜索他的拖鞋，那雙拖鞋是金色韃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繡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時她送給他的禮物；照他九年來的習慣，每天他沒有起來，就向寢室裏常掛睡衣的地方伸出他的手。他這纔突然記起了他沒有和爲甚麼沒有睡在妻子的房間而睡在自己的書房裏：微笑從他的臉上消失，他皺起眉來。

「唉，唉，唉！」他歎息，回想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個細節，他的無可挽回的處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過錯，又一齊湧上了他的心頭。

「是的，她不會饒恕我，她也不能饒恕我！而最糟的是這都是我的過錯——都是我的過錯；但也不能怪我。悲劇就在這裏！」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記起這場吵鬧所給與他的極端痛苦的感覺，儘在絕望地自悲自歎。

最不愉快的是那最初的一瞬間，當他興高采烈的，手裏拿了一隻預備給他妻子的大梨，從劇場回來的時候，他在客廳裏沒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爲喫驚的是，在書房裏也沒有找到，而終於發見她在她自己的寢室裏，手裏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老是忙碌和擔憂，而且依他看來，思想簡單的杜麗，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手裏拿着那封信，帶着恐怖、絕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這是甚麼？這？」她問，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來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樣，覺得事情本身還沒有他回答妻子的話的態度那麼使他苦惱。

那一瞬間，在他身上發生了一般的人在他們的極不名譽的行為突如其來地被揭發了的時候所常發生的現象。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被揭穿後他在妻子面前所處的地位。沒有惱怒，否認，替自己辯護，請求饒恕，甚至也沒有索性不在乎——隨便甚麼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是喜歡生理學的，他認為這是腦神經的反射作用^e）——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出了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癡愚的微笑。

爲了這種癡愚的微笑，他不能饒恕他自己。看見那微笑，杜麗好像感到肉體的痛苦一般顫慄起來，以她特有的火氣破口而出地說了一連串殘酷的話，就衝出了房間。從此以後，她就不願看見她丈夫了。

① Il mio tesoro——意大利語，『我的寶貝』之意。

② 據穆德英譯本註：在安娜·卡列尼娜寫成之前不久，在俄國的一份雜誌上，腦神經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賽切諾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學家進行着熱烈的論戰。對於這種事情一知半解的奧布浪斯基都很容易地想起這個術語，可見這場論戰曾引起了當時公衆的充分的注意。

「這都要怪那癡愚的微笑，」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想。

「但是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絕望地對自己說，找不出答案來。

二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是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他不能欺騙他自己，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後悔他的行為。他是一個三十四歲，美貌多情的男子，而他的妻子僅僅比他年輕一歲，而且做了五個活著四個死了的孩子的母親，他不愛她，這他現在並不覺得後悔。他後悔的祇是他沒有能夠很好地瞞住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處境的一切困難，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難過。他也許會想辦法把他的罪過隱瞞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這個消息會這樣影響她。他從來沒有明白地考慮過這個問題，但他模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疑心他對她不忠實，她祇是裝做沒有看見罷了。他甚至以為，她祇是一個好母親，一個疲憊的，漸漸衰老的，不再年青，也不再美麗，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應當出於公平心對他寬大一些。結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儘在自言自語，想不出辦法來。『這以前一切都多麼順利呵！我們過得多快活；她因為孩子們而感到滿足和幸福；我從來甚麼事情也不干涉她；隨她高興怎樣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們家裏的女家庭教師。真糟！和家裏的女家庭教師胡來，未免有點庸俗，下流。但是一個多漂亮的女家庭教師呀！』（他歷歷在目地

回想着羅蘭姑娘的惡作劇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畢竟，她在我們家裏的時候，我從來未敢放肆過。最糟的就是她已經……好像命該如此！唉，唉！但是怎麼，怎麼辦呀？』

除了生活所給與一切最複雜最難解決的問題的那個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須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却自己。要在睡眠中忘却自己現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間才行；他現在又不能夠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樂中去；因此他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夢中忘却自己。

『我們等着瞧吧，』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自言自語，他站起來，穿上一件襯着藍色綢裏的灰色睡衣，把紐帶打成一個結，於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氣到他的廣闊的胸膛裏，他擺開他那雙那麼輕易地載着他的肥胖身體的腳，邁着他素常的穩重的步伐走到窗前，他拉開百葉窗，用力地按着鈴。他的親信僕人馬特偉立刻應着鈴聲出現，把他的衣服，長靴和電報拿來了。理髮匠挾着理髮用具跟在馬特偉後面走進來。

『衙門裏有甚麼公文來沒有？』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問，接了電報，在鏡子面前坐下。

『在桌子上，』馬特偉回答，懷着同情詢問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會，他浮着狡猾的微笑加上說：『馬車出租所有人來過。』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回答，祇在鏡裏瞥了馬特偉一眼。由他們在鏡子裏交換的眼色中，可以看出來他們彼此都很了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色似乎在問：『你爲甚麼對我說這個？你難道不知道？』

馬特偉把手放進外套的口袋裏，擺開一隻腳，默默地，善良地，帶着輕輕的微笑凝視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們禮拜日再來，不到那時候不要白費氣力來麻煩你或他們自己，」他說，他顯然是預先準備好這句話的。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看出了馬特偉想要開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開電報看了一遍，揣測着電報裏時常拼錯的字眼，他的臉色開朗了。

「馬特偉，我妹妹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明天要來了，」他說，作手勢要理髮匠的光滑豐滿的手停止一會，他正在從他的長長的、捲曲的絡腮鬍子中間剃出一條淡紅色的紋路來。

「謝謝上帝，」馬特偉說，由這回答就顯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樣了解這次來訪的重大意義，那就是，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他所喜歡的妹妹，也許會促使夫妻和好起來。

「一個人，還是和她先生一道？」馬特偉問。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不能夠回答，因為理髮匠正在剃他的上唇，於是舉起一個手指來。馬特偉向鏡子裏點點頭。

「一個人。要在樓上收拾好一間房間嗎？」

「去告訴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她會吩咐的。」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馬特偉好像懷疑似地重複着。

「是的，去告訴她。把這電報拿去，交給她，照她吩咐的去辦。」